

烟火人间

## 东北赶大集

●陈柏清

当金黄的玉米垛顶上了毛茸茸的雪帽子,父亲喊我回家赶大集。看着老黄牛卧在新圈舍里悠闲地嚼着豆饼、父亲用冰块搭建的天然冰箱里鸡鸭鱼肉年货齐全,我好奇,父亲赶大集,还要置办什么呢?

第二天一大早,霜花还在窗上清亮亮地映着,父亲和母亲都换好了新羽绒服,我要做早餐,父亲拿上手机往外走,很豪横地一摆手:“不用!”母亲笑嘻嘻地说:“你爸请!”半年前家里买了小面包车,我要开,母亲说:“现在的路好,你爸开车稳着呢!”我瞄了一眼,父亲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他摆正坐姿,发动汽车,车子拐出院子轻快得像一只小鹿。看着父母亲谈笑风生,我想,他们什么时候这么琴瑟和鸣了?人至中年,头一次在父母面前我有了电灯泡的既视感……

我们来得不算早,集市一眼望不到边,已人头攒动。小吃那条街更是摩肩接踵,烟火连营,香味混杂。金黄的油条油炸糕在热腾腾的油锅里上下翻滚,粘火勺滋滋啦啦,手撕饼,灌汤饼,大馅的馄饨飘着碧绿的香菜,阳春面,手擀面,烤冷面,煎饼果子,每一样都引人流涎。我惊奇的是,还有西式早餐,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人,坐在简单的木桌旁,认真地用刀叉在牛排、汉堡、意面间徘徊。高脚杯中,有泛着雪白泡沫的新鲜牛奶。我想,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父亲问我吃什么,我要了玉米面饼,两元一个,价格并不便宜,却有很多人排队。问母亲为何,母亲说现在乡下也时兴绿色饮食了,素食馆、大碴饭都很受欢迎。就着一碗豆腐脑,玉米饼很好吃,甜得自然,新鲜玉米的味道。母

亲吃了一碗牛肉面,父亲要了一屉小笼包,淹没在热腾腾的香气中,我们觉得很惬意也很生活。

集市上有很长的对联、年画、剪纸、挂钱摊,一白胡子老者带着孙女现写对联,都着大红的唐装,一个鹤发,一个童颜,相映成趣,孩子写正楷,老者写行书。老者见我流连,说道:“喜欢可以随便取用!”我好奇地问:“不用给钱吗?”老者朗声说,“方便凭赏,不方便免费送,过年图个吉利!”我求题“天地同春民安国泰,古今盛世山高水长”,正沉吟横批,随着老者一句“花好月圆”吧,手上已是一挥而就。我在玻璃板下压了50元,小童帮我包好,连声称谢,还送了我四张挂钱。母亲是花钱仔细的人,我扭头偷觑,却见她握着包好的春联,满眉眼的喜悦。

许多大品牌有衣着考究的店员在帆布棚里热情地对走过的村民推荐商品,令我意外,要知道他们在都市里的旗舰店都是装修考究,面对的顾客群也是收入较高的群体。卖松子木耳灵芝猴头菇的摊子,大串的红蘑菇散发松油的香气,围着很多城里人在选购。看见卖糖葫芦的,我像个孩子跑过去,老板现场做私人订制版,一串串鲜亮亮的大草莓,红彤彤的大山楂、小柿子,黄澄澄的橘子瓣,在琥珀色的糖胶里迅速滚动,抽出时已瞬间凝成冰蜡,晶莹剔透,我要了一串草莓的,吃了一口,咯嘣咯嘣,冰糖又甜又脆,里面的草莓又酸又甜,凉丝丝,味蕾到肠胃,一路的爽。看见旁边两个年轻人要了炸蟹的,我有些惊奇,她们笑着说:“真的很香!”边吃边走,长长的黑发在红色风雪帽下舞动一串快乐的音符。

一转头,不见了父亲。问母亲,母

亲往一个大敞篷车努嘴:“你爸准是听课去了。”我仔细一看,父亲正挤在人堆里听一个拿麦克风的人讲话,车上好多书。我问:“我爸爸现在还肯花钱买书看了?”“不用花钱,都是农技站赠送的。你爸这些年连看书带听课,咱家的果园嫁接什么都自己弄。”旁边文化下乡戏台上的唢呐滴滴答答吹着,不远处的大喇叭讲着,身边有人言笑喧喧地说着,我突然有点脑子短路,今天见识的新东西太多了。

天近黄昏,准备返程。我感慨变化太大,父亲说:“你才见识多少,再有几年不回来,都得找不到家。”我说:“你们还能搬到月球上去?”父亲说:“那咋的,嫦娥号都能上去,人上去也不远了。你没听刘洋说未来可期吗?说不定哪天这大集都能搬到太空去,咱都上太空做买卖。”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我忍不住哈哈笑:“那可真的是天上的街市了。”这次赶大集,我看出来,对于他的乡村,父亲已经变得由内而外的爱显摆。



资料图片

●安宁

是最终,她还是在昂贵的机票、遥远的距离和寒冷的天气面前,败下阵来,叹一口气,放弃冲动,说:“还是暑假的时候再回去吧,那时天好,可以到处走走。”

于是她很快又退回厨房,为一家老小洗菜做饭,或跟在阿尔丽娜屁股后面,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训斥,一边马不停蹄地收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再或跟幼儿园里认识的老太太们,漫无边际地微信闲聊,度过这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时光。

听到窗外有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断续地放出一两声爆竹。忽然想起小时候,每逢这时,父母都会叠一些纸元宝,元宝上还要贴半截手指肚长的红纸片,而后放在灶火前,洒上一盅白酒,再点燃了,让我跪在蒲团上磕三个响头。我总是——一边磕头,一边注视着蓝色的火焰在酒精中欢快地跳动。头顶是稀疏清冷的梧桐枝杈,一只麻雀从睡梦中惊醒,扑棱着翼翅,飞去隔壁家庭院。满天都是清亮的星星,一颗一颗,好像被人在过年前清洗过了。邻家男人轻咳了一声,女人则絮絮叨叨地,说着明天除尘扫洒的琐事。我一直看着那火慢慢熄灭了,一阵风来,将灰烬吹到炉灶边上,而后捡起蒲团,吸溜着鼻涕,跑进炉火轰隆隆燃烧着的堂屋里去。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一晃,我已十年不曾回家过年;异乡,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了自己的家。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下来,我在暗夜中,听见年的脚步,正啪嗒啪嗒地由远处赶来。

“是否你还记得,永远地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刘文正的一曲《闪亮的日子》飘过耳际,勾起了我对过去时光的怀恋。

1992年青岛经济广播电台开播,黄田、吕革等一批主持人凭借活泼前卫的主持风格得到了听众的喜爱。小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有一点点沙哑,因为不是传媒科班出身,吐字发音还带有一点点瑕疵。然而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她带火了《金歌排行榜》和《小英书屋》两档节目,她独具特色的声音伴随着电波传进千家万户。

那时南风劲吹,粤语歌曲在流行乐坛占有一席之地。1992年的年末,播出已有半年的《金歌排行榜》为扩大节目影响力组织了一次征文活动。从高中时候起就沉迷粤语歌曲的我写了一篇《浅谈香港流行音乐》,贴上邮票寄了过去。文字虽然稚拙,却是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结果不仅文章在节目里全文播出,小英还特别安排一首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指名播送给征文作者。

受到如此鼓励的我又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关于林语堂先生《京华烟云》的书评向《小英书屋》投稿。不久就接到她的电话,邀请我到电台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当时的节目是录播,几天后的傍晚时分,我到食堂打饭,忽然听到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校园里,那种新奇、激动的感觉回想起来仍清晰如昨。再后来,我就成了《小英书屋》的特约撰稿人,一个星期一本书,先阅读序与跋,再浏览主要内容,然后要写出评论。应该说,小英的阅读偏好深刻影响了我的阅读走向,带我 from 纯文学的一园春色走向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广阔天地。犹记得三本厚厚的《美国人》读下来,宗教、政治、地理、经济各种知识扑面而来,比较、评述、分析、批判各种方法轮番上阵,我肯定是“消化不良”的,但之后又受益匪浅。宁静的大学校园,宝贵的青春时光,就这样在取书、读书、评书、还书中悄然远去。这短短的两三年,对我的定型和成长之重要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后来,我作为特邀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她一起主持每周六的《城市新节奏》。为了吸引听众,每期都会播出《秘密谍报员》系列短剧,我作为编剧每周都要苦思冥想一个悬疑故事,结尾还要专门做一个“扣”留给热心听众,答对的会收到节目组赠送的小礼物,经常是一对麦克风,也许是因为那时卡拉OK流行。前前后后又是大半年的时光,这中间还经历了广播电台从单县路老楼搬迁至宁夏路新址。

苏东坡有诗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走走停停的岁月里,人们之所以被反复提醒珍惜当下,是因为许多的亲情、爱情、友情,往往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小英,如今你在哪里?我多么想和你撑一叶小舟,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一起高歌从前闪亮的日子。

时间碎片

那些闪亮的日子

张瑜

注事如风

## 新年随想

从超市买的米面粮油之类的年货。大约等车等得有些累了,便将手里的东西放下,不停地抬头朝路灯慢慢亮起的马路上张望。

等我出门坐车的时候,看到马路牙子上,一个被风吹开的袋子里,一大瓶洗衣液孤独地站在那里。一直到我上了车,也始终没有人来取它。我想那对母女大约正在车上,或已到家,彼此正絮絮叨叨地互相埋怨,说忙年忙晕了,丢三落四……

回家后看到阿妈正拿着手机,靠在窗前不停地给人微信语音,里面还时不时地传出即兴唱歌的声音,我便问:“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啊?天天不离微信,做饭聊,吃饭聊,扫地聊,睡觉还聊,业务简直比我们上班族还要繁忙。”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说:“都是一群六十多岁的破老太太,闲着没事,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不会写字,也不会上网,除了微信聊聊天,唱唱歌,还能干啥?”

“那你们朋友圈里有没有老头聊天?”我好奇地问。

“只有一个糟老头子,八十多,快动不了了。”阿妈又哈哈大笑。

为了帮我们照顾阿尔丽娜,一晃,阿妈从草原来到城市已整整十年。她像任何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忽然厌倦的人,常常有从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中出逃的欲望。就在前天,她孩子一样执拗地朝我发脾气:“不管飞机票有多贵,我今年就要带阿尔丽娜回呼伦贝尔过年!”可